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下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

樂善錄江南李

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恠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續通鑑長編六月唐主景昶於南都秋七月以喪歸金陵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入大內太子從嘉不可乃殯於正寢從嘉卽善屬文鈞磯立談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卽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分迺罷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爲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承威國之後羣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議論率不如旨嘗一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

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馬令南唐書徐鉉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鉉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鉉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鉉爲序君臣上下互爲賁飾儒者榮之鉉以開寶八年卒於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陸游南唐書徐鉉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詞卽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元暉辟爲其佐延休奔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二子鉉鉉遂家廣陵鉉四歲而母殂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鉉鉉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鉉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義爲學士草軍書用事謬錯鉉竊議之崇義方得君誣奏錯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

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鉉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鉉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鉉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闕歌換中書舍人乎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錯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繅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錯憂憤鬱鬱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

免爲佯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江南見討北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文獻通考南唐二主詞一卷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閔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流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蹟在盱江晁氏趙云先皇御製歌詞予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鐙書有晁景迂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清異錄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尙飛龍潤之祥翰府名談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衛賢畫上有李後主漁父詞二首其一曰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棹春風一葉舟一綸壘縷一輕釣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東坡題跋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工書畫宣和書非遭罹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南僞後主李煜字重光早慧精敏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顏掣勢人又目其狀爲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享

鶉衣而鳶肩畧無富貴之氣要是當我祖宗應運之初揭雲漢奎壁昭回在上彼竊據方郡者奄奄無氣不復英偉故見於書畫者如此方煜歸本朝我藝祖嘗曰煜雖有文只一翰林學士才耳乃知筆力縱或可尙方之雄才大畧之君亦幾何哉又御府所藏有春草賦浩歌行中主璟草堂等詩牡丹詩古風詩三秋高等詩招賢詩帖樂章羅帖樂府三雜文稿又江南僞主李煜政事之暇寓意於丹青頗到妙處自稱鍾峯隱居又略其言曰鍾隱後人遂與鍾隱畫混淆稱之然李氏能文善書畫書作顛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亦清爽不凡別爲一格然書畫同體故唐希雅祚學李氏之錯刀筆後畫竹乃如書法有顛掣之狀而李氏又復能爲墨竹此互相取備也其畫雖傳於世者不多然推類可以想見至於畫風虎雲龍圖者便見有霸者之畧異於常畫蓋不期至是而志之所之有不能遇者自非吾宋以德服海內而率土歸心者其孰能制之哉楓窓小牘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

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裏紅綃王粲書
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
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
後書竟如識入金也默記李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
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
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書于後曰故李氏國
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
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
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
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
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
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淒惋所記止此徐鉉
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告豈斯人也者舊續
聞蔡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
書其尾不全以子攷之殆不然子家藏李後主七佛戒
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
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
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公孫世功君懋子陳氏婿
也其詩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
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

烟草低迷爐香間裊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憾依依後
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 中興館閣
錄南唐李後主書誦經回向詞一詩詞一招賢詩一
入蜀記清涼廣慧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
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于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
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尙存而堂徙於西
偏矣 東觀餘論頃見江南後主金錯書題藏真書千
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方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
真自序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蹟豈亦江南集賢所蓄
書乎 西溪叢話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寫詩一首
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
識強垂烟態拂人頭後細字云賜慶奴慶奴似宮人小
字詩似柳詩 墨莊漫錄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
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
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
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畫史錦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
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
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
用內合同集賢院墨印有此印者是與文房物也 夢
溪筆談江西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

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
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皆有李後主題跋然未
嘗題書畫人姓名惟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
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
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諱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
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題筆者皆非也太平清
話後主善墨竹洞天清錄江南李後主所藏名畫有
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王直方詩話澄心堂紙乃
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爲貴自題詩云當時
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
得之當不識歐陽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
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
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
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
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
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硯譜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
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爲天下之冠雲
林石譜江南後主嘗置一研山徑長十餘尺前聳三十
六峯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
南國破研山流土人家澠水燕談錄南唐後主留心

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爲天下
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
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不可入斲其
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石
乃絕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遽與諸溪並行莆陽
蔡君謨常評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渡江至歙
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
李氏珪或爲邽邽弟廷寬男承宴承宴男父皆有聞易
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
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
作龍紋其幕有宣府字或止於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
今人間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殿嘗以墨賜
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學士諸君承賜者皆廷
珪雙脊龍樣尤爲佳品 遜齋閒覽唐末墨工李起與
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
氏庭珪始名庭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
庭邽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庭珪而豐額
之弟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
駢齒一目重瞳子 馬令南唐書李煜字重光初名從嘉
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

書畫 陸游南唐書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

名從嘉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穎豐頰駢齒一目

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 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

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 卒馬令南唐書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

貌秀澈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

有木平和尚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

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為書九十一字後

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

以表之 陸游南唐書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

異善歌詩格調清古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

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

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為樂初宏冀剛毅人多憚之故

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宏茂之幼有

異僧言人壽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書九十一字

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南唐近事慶王茂未冠而薨上

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為異也或對曰臣聞

仁而不壽所謂煉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

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 煜以次封吳王馬令南唐書

望少寢矜念上泣然焉 初封安定郡

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公淮巡撫使累遷諸衛
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
次爲嗣改王吳拜尙書令知政事陸游南唐書厯封
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尙書令知政事
居東建隆二年景遷南都通鑑地理通釋胡文定公曰
李景自秣陵徙於豫章而不振李氏綱曰後唐立煜爲
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立煜爲
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于金陵陸游南唐書建隆二
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主箋
奏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於金陵更名煜居喪哀毀幾
不勝江表志後主諱煜字重光母曰鍾太后太子冀
薨後主當立鍾謨以其德輕志放請立其弟從謙元宗
不可遂立煜爲太子以總百揆元宗南幸洪都留後主
居守金陵數月元宗殂遺詔煜就金陵卽位稱北朝正
朔建隆壬戌歲也東都事畧煜本名從嘉初封安定
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又封吳王景遷
南昌立爲太子監國襲位于建康改今名立母鍾氏爲
聖尊后以父名泰章故也妻周氏爲國后馬令南唐

書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卽位自桓公始宣
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于明年夏六月
戊辰卽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于不可測非常
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
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
而已矣且諸侯薨於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
之變起于不測也嗣君釋冕反服而定公卽位於明年
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于豫章後主
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卽位其偶合于定昭之
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
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
變則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
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于
禮者在審其義爾夫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
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
之詳矣而國君薨於外世子立於內者曾子問有所不
及也非趨時而合義
其孰能與於此哉

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

后立妃周氏爲國后

馬令南唐書後主昭惠后周氏小
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

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
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卽蔡邕焦桐之
義或謂煇材而斷之或謂因焚而存之元宗南幸豫章
詔旨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卽位冊爲國后后雖在妙齡
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羅
亂瞽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
琵琶按譜初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
哇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
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於時中書舍人徐鉉聞霓
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也曹生曰其本實
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
後主國步寔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彈緩嘿殺治亂
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標清俊
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旣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
忽遘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至大漸後主朝
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
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
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
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嘗約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
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櫛自内含玉殯于瑤光

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
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
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怨歎糾紛緣
情攸宅觸事來津資盈世逸樂尠愁殷沉鳥遑兎茂夏
雕春年彌念曠得故忘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
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憫終古
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竊窳難追不
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穠
挺秀婉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
常環佩爰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
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
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
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邀終咸爰協光俛仰同
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
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泝危言遺
情眇眇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艷易離連城
易脆寶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
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
奕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斃爰質奇器傳華翠
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紫

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
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衫
往度窮過繁態蕩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
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於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秘
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
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
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
費風和緒額燕燕交音洋洋按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
接輦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賓畏日流空林雕晚簪蓮
舞疎紅烟輕麗服雲瑩脩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
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雕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
宴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艷爾醉盼情如何其
式歌且宴寒生蕙帷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
爾渥丹婉爾清揚猗猗夜飲子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
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
哉孰謂逝者荏苒彌疎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
我心燬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
烟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
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
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

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切但
恍越乎惻惻惟嗚呼哀哉歲云暮矣無相見期情替亂兮
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
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歛怨爲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
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
雲墮空曉曉兮紫烟起蛾眉寂寞兮閉佳城哀禱怨氛
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蓍既許簫笳淒咽
兮旂常自舉龍輻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
嗚呼哀哉木交拘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
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夜寤皆感兮何
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墮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
兮常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救血撫輓邀子
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于花
朝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
淒憑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潛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
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蛾
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瑤光殿之西及花
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
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漑寒泉誰
料花前後蛾眉却不全此不特叙其幽思且以興內助

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却烟花主東君不自
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
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
云浮生若樵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蹟痕眉染黛烟
書琵琶背云一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
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
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
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
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
其餘制度尙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
謂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陸游南唐書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
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
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絕妙後主嗣
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鬟朶之妝
人皆效之嘗雪夜酣飲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
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
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
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
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

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亦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妝澤自內含玉卒於瑤光殿時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詞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幙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尙幼未知嫌疑對曰旣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迹云江南野錄霓裳羽衣曲自兵興之後絕無傳者江南周后按譜尋之盡得其聲清異錄李煜僞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千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名字金封弟從善鳳口嬰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爲之封弟從善韓王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卽位進王韓器識沉邃尤喜武畧開寶中江南迫感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

資頗優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于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陸游南唐書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帝卽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輒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幸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畧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卽拜從善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

罷不講嘗製却登高文曰玉華澄醪金盤繡糕菜房氣
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維芳時之令節可精野以
登高矧上林之侯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子告之曰昔子
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恣聚樂歡賞忘勞涓心志於
金石泥花月如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
珠聘伎初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邛山而委糟年年
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
羅被翠爲袍豈知荏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
累大德于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切切愴家艱
之如燬榮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
予目原有鴿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
淒淒心躑躅兮淚漣而無一歡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
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
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
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千從益鄭王馬令南
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從益鄭王唐書鄧
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
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序以送
之其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遠覽其
詩有咫尺烟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之句君臣賡

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烟池影其
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數城滿座清風天
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
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
國公後事亡陸游南唐書從鑑元宗第八子初封舒
國公改封蔣太祖親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鑑朝行在進
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
後主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大祖以不朝來討後
主遣從鑑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大兵悉已南
渡從鑑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寮稱賀閤門輒隨
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脩以爲國被討瀕
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
爲易供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鑑歸國
諭指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
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鑑從後主北歸改名從浦卒北
夢瑱言江南主煜使弟從鑑來貢上留之不遣及江南
捷書累至羣臣入賀從鑑奉表請罪上嘉其得體命李
穆送從鑑歸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
待從謙宜春王馬令南唐書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
之從謙宜春王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爲律詩動有規

誨後主燕閒嘗與侍臣奕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
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
各有心恃強終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
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王俄王宜春徙封吉開寶
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後事亡 陸游南唐書從謙
歸朝爲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爲安
遠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 江南野史宜春王從謙
嗣主第九子後主之母弟幼而聰悟好學有文詞年未
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於苑中與宰相奕而從謙侍
側嗣主命其賦觀碁詩從謙乃命筆立賦云云嗣主覽
之驚歎令頒示百寮以爲規戒士流爭寫紙價湧于建
康及後主嗣立封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煜未行
乃遣從謙奉貢貢既至敷奏無失禮節太祖優恩封之
爲兗王賜第宅錫資頗厚恩極藩戚未幾侍上從容謂
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人朝朕當大駕抵宋毫兩迎
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兄
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人朝實
千載一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緡帛而罷及從謙
爲書使至建康諭以主意而後主爲陳喬等所制乃不
從及平建康後主入朝太祖詰以不從從謙之旨拒命

勞師後主懼乃僞對以不聞其命太祖怒遂降從謙於
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貶換妃嬪不存默默不自安
遂臥疾數日而卒奉使宮口質而不返其妻每哭詣後
主無以爲計每聞使至必避之而已兵未起以思慕不
已而成疾卒胡文恭集宋故武衛大將軍李公墓誌
銘公諱從浦字可大本名從謙南唐烈祖之孫元宗之
子後主之貴介弟江左之佳公子也後主友愛異於他
弟開寶中受言奉幣入貢誕節太祖皇帝嘉其占對厚
膺蕃錫迎勞甚渥休舍未遣後主嘗因置酒惻然有勤
望之勞賦青青河畔草一篇章末有王孫歸不歸翠色
和春老之句當時土人莫不傳諷累封宜春吉水二郡
王陸游南唐書查元方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吉王
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
謙于館多遜奕棋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祿祗
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
枰愧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
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祖聞元方所爲大
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侍制
始從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于時道從兄陶及事
後主國亡入朝仕至秘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

愛自金陵破土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爲先後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嘗告貧而查氏至今爲海陵望族許國籥皆其後也續通鑑長編六月己巳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辛卯見於朥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箋奏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媿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元方文徽子也李從謙夏清侯傳侯姓于氏諱秀字聳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虛郎大父挺凌雲處士父太清方隱于幽閒輒以卓立卿自名衣綠綬佩玉玦秦聞之就拜銀錄大夫秀始在胚胞已有祖父相生而操持面目凌然僉曰鳳雛而文虎鄴而班秀之謂也不日間昂霄聳壑姿態猗猗遠勝其父久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席溫爲下常侍不稱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爲王得之必如意王急召使者駕追鋒車旁午于道既至引對王大悅召柄臣金開剖喻秀以革故鼎新之義然後剖析其材刮削其粗編度令合又教其方直縝密于是風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恨識卿之晚賜姓

名爲平瑩封夏清侯實食嶰谷三百戶瑩以賜姓名改
字少覃自此槐殿虛敞玉窗邃深瑩專奉起居往往屏
陳妃嬪以身藉瑩向之喘雷汗雨隱不復見如超熱海
登廣寒宮王病良愈謂左右瑩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
志增爽雖古清卿清郎何以尙茲寵遇益隆偃曹侍郎
羽果支頭使沉水養足功臣添憑皆出其下瑩暇日休
浴萬珠水醺酣百蕙香辟穀安居咏籜今之詩以自娛
感子猷此君之稱嫌牧之大夫之謗回眎作甲者勞于
魏武爲冠者小于漢高白虎殿之虛名童子寺之寡援
未嘗不傷其類而長太息也不懈于位前後五年秋歸
田園夏直軒閣功日大無何秦王有寒疾不可以風席
溫再幸兼拜羅大周爲斗圍監蒙厚中爲邊幅將軍同
司臥起瑩絕不占踪跡卷而不舒潦倒塵埃中每火雲
排空日色如焰則憶昔悲今淚數行下乃上表乞骸骨
得請以侯就第終王世不用子嗣節襲國有罪除其封
人以凝秋叟呼之旣不契風雲但以時見于士庶家亦
得人之歡心後世尙循瑩業流落遍于四方惟西北地
寒故轍迹所不至云南唐拾遺記宜春王從謙學晉
二王楷法用宣城葛筆一枝酬十金妙甲於當時從謙
號爲翹軒寶帚清異錄僞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

晉二王惜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爲翹軒寶帚士人往往爲呼寶帚又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嘗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圃妃侍觀桃花欄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王乘駿馬擊球乃引鞍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陸游南唐書從信王景湯爲江王鄧王從善爲韓王立弟從鑑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又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景遷子也大赦境內唐書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卽位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續通鑑長編罷諸道屯田務歸本州縣先是唐主用尙書員外郎李德明議興復曠土爲屯田以廣兵食水部員外郎賈彬嗣成之所使典掌者皆非其人侵擾州縣豪奪民利大爲時患及用兵淮南罷其尤劇者尙處處有之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

令佐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賜一以爲祿廩民少
休息焉江表志後主卽位之初張泌上言建隆二年
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某言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行潦之水言徒善而不
廣斗筭之器因虛受而無補雖欲強其不能亦不自知
其量也茲當陛下纘服丕圖光臨寶位百姓凝視仰微
猷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竦耳是陛下虛心側席
克已納諫將敬迓天恩以布新命慰凡民顒顒之日非
有樸直之士不能貢千慮一得之言於視聽也我國家
積德累世重華承聖雖疆宇褊小而基構宏大矧賢智
前後左右比肩繼踵以導揚休命致康哉之化猶反掌
耳又何以規規然如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
重人踰伯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此之謂也臣是以待旦不寐齋戒佇思以聞庶裨
陛下維新之政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
功自高祖重熙于太宗聖子神孫厯載三百丕祚中否
烈祖紹復大勲未集肆我大行嗣之治教休明降年不
永焦勞驪瘠奄奔萬民戶旣歸仁天亦輔德襲唐祚者
非陛下而誰陛下居吳邸庶事康而宗乘睦升儲位總
百揆而黎民變當大行齊巡狩之禮陛下膺監國之任

兢兢業業神人咸和令若秋霜澤如時雨泊宅憂深室
而民無異望臣聞漢文帝承高祖之後天下第一家僅三
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其
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
長子而立可謂宜矣及卽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
節約思治舉賢良賑鰥寡除收妻孥相坐之法去誹謗
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已愛人
也如此然而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必激
切至痛哭流涕之詞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
文帝優容不拂聖德充塞幾致刑措皇業巍巍千載之
下風聲不泯皆勤勉強而臻于此也今陛下當數歲大
兵之後隣封襲利之日國困民匱力竭疲勞而內無劉
章與居之親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
明睿智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
日之勢何止寒心消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
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敢冒死言
之夫人君卽位之初必在于發號施令行人之所難行
者非率漢文帝之心以布政則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
家今日之急務畧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日
舉簡大以行若道二曰畧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

以彰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
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綏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
正直八曰究廢舉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
屈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纖
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爲審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
進經學之士退培植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
開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
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
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
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旋觀今日
陛下民期陛下之致治雖百穀之仰膏雨不足以喻焉願
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景帝專美西漢臣幸承勲績忝
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於宗伯由文章而進位
待詔命于金門比八年於茲矣沐浴大行育材之化聖鑒
不遺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洽若謂優游義府默然
無詞則赧然羞而有覲面目矣塵瀆宸聽伏切兢憂臣
某誠惶誠恐死罪謹言御批云讀書不祇謂詞賦口舌
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况
朕纂承之始正德未敷哀毀之中志慮荒散深慮布政
設教有不足仰嗣

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謹

謀觀詞氣激揚快于披覽十事煥矣可舉而行朕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令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于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日批續通鑑長編唐句容尉廣陵張佖上書陳十事其一舉簡要一畧繁小三明賞罰四重名器五擇賢良六均賦役七納諫諍入究毀譽九節用十屈已唐主嘉納擢爲監察御史佖因劾奏德昌宮使傅宏妄毀都城所創樓堞率多墮壞禮賓使孟駢建議於皇子造大衛以禦敵累年不能成蠹國害民皆請置法唐主不聽手詔開諭之陸游南唐書陸昭符金陵人不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撫案叱之雷電遠散及舉案惟鐵索重百觔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旣稱藩于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市于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人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

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王
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
降罷奏邸不得調卒初名匡遣中書侍郎馮延魯脩貢
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于朝廷陸游南唐書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于京師奉表
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
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
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
置龍翔軍以教水戰東都事畧遣使入貢奉表陳紹
襲太祖詔答焉自景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始賜
煜詔而不名續通鑑長編九月壬戌唐主煜遣中書
侍郎馮謐來貢謐延魯也唐主手表自陳本志冲淡不
得已而紹襲事大國不敢有貳隣于吳越恐爲所讒上
優詔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
鵬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李煜襲位後上表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
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
遺塵遠慕夷齊之高義既傾懇悃上告先君固非虛詞
人多知者徒以伯仲既没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

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
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
謂奄丁艱罰遂玷續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
文獻太子宏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
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
臨照則臣向于脫屣亦匪邀名既嗣宗祊敢忘負荷惟
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
於祖福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
之覆幬况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
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
吳越國隣于敵土近似深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
臣卽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展仍
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
願迴鑒燭顯諭是非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
庶使遠臣得安危懇
員待制于內殿馬令南唐書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
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續
通鑑長編冬十月辛酉唐主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
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鄧王從鎰爲司空南都

留守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仍各上封事三兩條時有才高位下者私喜其言得達多所開陳而三年泉州留從効卒馬令南唐書

造莫施衆失所望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鑑爲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鑑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

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卽以洪進爲清源節度使以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紹鑑爲監門衛中郎將

陸游南唐書建隆三年春三月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効卒子紹鑑自稱留後四月泉州將陳洪

進執紹鑑歸金陵惟景之稱臣于周也從効亦奉表貢副使張漢思爲留後

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

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馬令南唐書劉從効泉州人也仕本郡爲

統軍使閩亡從効說其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卽以從効爲泉州刺史從効出自寒微知人疾苦

元宗卽以從効爲泉州刺史從効出自寒微知人疾苦

及得郡以勤儉爲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
置公服于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
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
主王氏遺二女在郡從効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
爲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
失守從効因越人奉表貢于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
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効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其
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
還從効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鑑未幾統軍陳洪進執
紹鑑歸于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爲叛推立副使張漢思
爲留後洪進爲副使漢思老而憊事無巨細皆決于洪
進漢思諸子爲牙將伏劍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
思自稱留後後主卽以洪進爲泉州節度使紹鑑至建
康釋之以爲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

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卽以洪

進爲節度使

陸游南唐書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遣使

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

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卽以洪進爲節度使秋七月太祖

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
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
之禮不從九國志陳洪進泉州仙游人少材勇選爲
州兵留從効殺紹頗遷爲指揮使從効將送紹頗首於
建安迎延政爲閩王羣下以道阻賊盛莫有肯行者獨
洪進請往時尤溪賊數千衆遮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
若語賊曰朱福州已爲義師所襲殺之矣爾輩更爲何
人戍守卽持紹頗首示之曰我倍道兼送之建州以嗣
君反國爾等無所歸矣賊遂潰散渠帥數人皆聽命因
從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擢洪進爲建州馬步軍都指
揮使及江南克建州延政歸金陵李璟以留從効爲清
源軍節度使洪進佐之出戰入守十五餘年以功遷統
軍使從効卒其子紹基使江南未復小子紹鑑領留後
事月餘吳越遣使來聘紹鑑夜召其使與之宴語洪進
疑之乃誣紹鑑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之送於建康
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老且淳謹事無
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患洪進之專因大安伏甲
府署中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屋宇皆傾動甲未
及發而同謀者告之洪進遽起去洪進子文顯文顯俱
爲牙校請以所部兵擊之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置大鑊

于袖從子常服安步以入府中漢思方處閭內洪進自
外錄其中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以公耄荒
不能治請洪進知郡事衆情不可遏望以郡印相授漢
思錯遑不知所爲乃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
漢思昏耄不能治事以印見授矣將吏皆賀卽日置漢
思于別館以兵監守之遣使如江南請命後主以洪進
爲清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於揚州江浙
皆納款洪進懼乃遣牙校奉表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
老歸第以已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制授
平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
其子文顯來朝貢因降詔洪進入覲至建州聞太祖崩
乃還鎮發哀太宗卽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二年入
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乾德二年始用
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諡曰順

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

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

馬令南唐書二年春

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
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

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脩隣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
元宗卽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旣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
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
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
一當十文曰永通泉寶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
背面勻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
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旣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
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
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
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
則口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陸游南唐書乾德二年
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其後
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
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江南野史初嗣主鑄
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觔十二兩至數
年而弊百姓盜鑄僅止一觔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沉雖
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旣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
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
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江表
志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將匱建

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泉文當開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鐵錢其後一總約賣三十索銀一兩二十五索餘物稱是至開寶末國帑罄矣燕翼貽謀錄江南李唐舊用鐵錢蓋因韓熙載建議以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鐵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南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墨莊漫錄乾德二年始興鐵錢以當銅錢十之一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南唐

書乾德二年命吏部侍郎脩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九人雅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蒞其事五人皆見黜南唐近事張洎計偕之歲為潤帥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一見待之如故謂日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又馮俱卽刑部尚書謚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籍以為平折丹桂秋賦之闕俱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圓夢遂詣徐請圓之徐曰雖有聲價主下第洎來春俱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馮果覆落

江南野錄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賦五首旦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謔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煙之後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封長子仲遇清源公

陸游南唐書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仲寓字叔章初

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

區久之自言口大家貧求治郡拜潁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主凶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殄絕遺民猶爲之興悼云

次子仲儀宣城公

馬令南唐書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聞

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岐王諡懷獻母昭惠先病間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致於殂故後主輓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消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寶

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咏數四左右爲之泣下陸游南唐書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前有琉璃燈爲猫觸地劃然作聲因驚癇得疾竟卒至壺清話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慧特異眉目神彩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讌侍自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此兒見之自能合爪於額棲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兒與陛下并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爲却恩愛賊托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善養之而勿戀年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聞之亦逝煜悼痛傷悲哽躡幾絕者數四將起井救之獲免雁門野說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瓶爲猫所觸因驚得疾薨詔錯爲王墓志兩日矣鉉曰受命撰文當早爲之錯曰文意雖不

引猫兒此故實兄頗記否鉉因取紙筆疏之不過二十
事錯曰都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
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陸游南唐書秋
八月太祖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立子仲
寓爲清源郡公仲宜宣城郡公又乾德四年秋八月
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中朝九月慎儀
至番禺被執續通鑑長編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
書數千言論南漢主以歸欵於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
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答唐主甚不遜
唐主以其書上上始決意伐之東都事畧遺銀書曰
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江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
勢深切憂懷龔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
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
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
與興戎而爭我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
以上秋爲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
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
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
讐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
此必戰也

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鳥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脩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善隣之心期于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能改齋漫錄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議將至也

政殿學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

續通鑑長編五年三

月丁卯唐主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
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與之劇談或至
夜分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馬令南唐書
乃罷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冬唐主較獵
於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
獄訟有司之事圖圖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
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謬其熙載之謂
乎續通鑑長編開寶元年四月戊辰唐主以勤政殿
學士承旨兵部尚書脩國史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百勝
節度使兼中書令熙載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勢灾
異之變乃獻所撰格言唐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
主手詔褒答而有是命五代史補韓熙載仕江
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
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
調戲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
出習以爲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
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僞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
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爲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
之安然清異錄韓熙載家故縱姬侍第側建橫窗絡

以絲繩爲觀規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牕

南唐近事韓熙載北人仕江南

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

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熙

載亦不以介意

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

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

無如之何矣

江表志柳宣爲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韓以幃簿不脩責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

都意者疑柳宣上言宣爲自明乃上章雪熙載事後主

叱曰爾不是

魏徵頗好直言宣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

太宗

癸辛雜識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

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

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

給遂弊衣破履作瞽者持弦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

亦可哀矣

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于歌姬院捧鉢乞食

日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

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

心法心跡不同也南唐近事韓熙載放曠不羈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著衲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許彥周詩話韓熙載仕江南所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王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是歲熙載卒煜歎曰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

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

平章事

馬令南唐書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續通鑑長編開寶三年七月丙寅唐中書

侍郎韓熙載卒初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任情棄禮後房姬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唐主以此難之俄被劾奏左遷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卽路且上表求哀唐主喜留之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唐主曰我無如之何矣及卒唐主歎曰我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贈以平章事問前

世有此比否近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
手書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家無餘財棺槨衣衾皆唐主
賜之鈞磯立談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
著書號格言傳于世家故富豪頗好侈汰不爲烈祖所
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挺
挺諒直不爲權勢所喜至誣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
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
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
被遇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
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技一能之士無不
加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茶亦不廢接對至誠獎
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筆手自繕寫展轉愛玩至
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後房蓄聲妓皆天下妙絕彈絲
吹竹清歌艷舞之觀所以娛侑賓客者皆曲臻其妙是
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
鉉徐鉉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
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
論列聞聽翁然以爲當愜後主卽位適會朱元反叛頗
有疑北客之意惟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會將命大朝留
不得遣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

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爲誰白不如歸
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宰見而憫之爲白天子遣還以此
之故猶疑不及然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弼事荒宴殆于
廢日俸祿之數不得稱其用及身沒之後後主痛惜曰
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顧左右曰今後將贈熙載
以平章事前代當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
同三司卽其例也後主卽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
諡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恩禮少有
其比文壺清話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爲
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賞齋倍於他等蓄聲樂四十
餘人閑檢無制往往時出外齋與賓客門生雜處後主
屢欲相之但患其疎簡既卒益痛之謂近臣曰吾迄不
得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事有此典故否或對曰昔劉
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援此例諡文靖主遣人選葬
隴曰惟須山峯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邱表相近使
爲泉臺雅遊果選梅嶺岡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
鍇集遺文藏之書殿江表志後臥疾終於城南戚家
山南後主賜衾被以殮賜同平章事所司以爲無贈宰
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衾
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上都右街龍光禪院

故元寂禪師塔碑并序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充光政
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韓熙載撰朝議郎守中書舍人充集賢殿學士
知院事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徐鉉題額將仕郎試右千
牛衛倉曹參軍直尚書禮部張藻書

以清淨妙心付迦葉波迦葉而下以心 二十八傳

珠聯印度一花五葉香散支那降及曹溪得法者衆然
則以一念攝於多法以一塵統於沙界此念此塵彼界

彼法二俱不有亦非斷明是法者於一指獲當果於上乘
舟開無相門演不二法化有情于一指獲當果於上乘

是之謂大善知識者元寂禪師其人也師名隱微豫章
新淦人也夫其珠生媚澤玉蘊良山留潤入纏必歸族

姓故有楊氏之託焉異人之生 奇應既
表厥靈故有光明鑒室之祥焉軒冕爲累身之資鼎鐘

乃爽口之具孔翠彬蔚罔累隨之鴻鶴清素霄漢自得
故有棄俗之誓焉開無師智歸不二門夫爲在家則有

師 七歲詣 院道 禪師 弟子二十依
洪州 元寺智稱律師受具戒旣還而歎曰沙門者達

本識心之謂也且戒惠之學未足明心 滅之宗方爲
了義青山有路白雲無心我之行豈復他日遂徧尋

名嶽懸抵禪林順義中卷衣南行遐趨五嶺羅山法寶
大師巖頭眞子德嶺桂孫智鏡當臺共仰不疲之鑒鴻
鐘在簾咸聆應扣之音師旣解橐雲堂端襟下榻玉處
石而光華尙隱虎在山而清嘯難藏扣我機絲自知時
節先是羅山有師子在窟出窟之句海內風傳一日法
座高登海徒雲萃師遽前而禮峻發問端羅山道眼素
明偉師嶠抗聲詰衆莫之知俄於欲諾之間豁然
大悟自是朝昏隨衆語默全眞放曠四儀盤桓數稔異
日羅山以師大緣將至苦諷還鄉大和中杖策離羣擔
簷度嶺漸迴江介涂次龍泉邑宰李孟俊一覩道姿深
加疑注邑有十善蘭若經費時多願言葺興強師駐錫
冀揚大法用福蒸民師具順隨之心盡擅那之請元徒
輻湊淨供山儲應接隨宜了無滯礙有問如何是十善
橋云險過者如何云喪參乎祖道一以貫之問而數窮
答有餘力達深得妙斯之謂歟時先朝端拱萬機穆清
大寶遠懷道德思結深因保大九年始自龍泉詔歸鳳
閣命住龍光梵刹賜號覺寂禪師高闡一音將逾數歲
改賜奉光禪院用邇皇居辛酉歲春將有事於省方利
建邦於洪井千乘萬騎咸從於和鸞奇士高人必先於
行在師首預清列簡自宸衷旣抵新都復往大寧禪院

誨人無數學者有歸迨于鼎成之期難預因山之會言
念三世諸佛皆入涅槃吾獨何人自甘遲莫其歲十月
見病者相臥方丈中是月二十七日剃髮浴身升堂別
衆勤宣祖意勉助後流語訖安然形留氣盡俗壽七十
六僧臘五十六諡元寂禪師塔名常寂歲在壬戌二月
六日歸葬於吉州吉水縣仁壽鄉太平里之原遵遺誠
也今元帥鄭王備嘗道味時任保釐巨捨信財俾營塔
廟惟師夙宏妙願應生像年道峻德充名符實備兒孤
神王語淡氣幽情高而月冷空格峭而雲生碧嶠以
慈音而演法用實智以化人故得兮契王臣心歸緇素
俄昏慧炬永絕微言瞻道貌以常乖覽清微而徒在龍
泉廣福十善禪院嗣法弟子契任行常相續住持小師
自明自滿七十三人懼歲時之浸遠恐陵谷之貿遷願
紀金碑以旌元壤其辭曰三界茫然兮四生蠢爾背覺
合塵兮死此生彼有鑠開土兮乘悲應世端坐寶牀兮
片言析理道價既高兮分迴心天子慈風又扇兮伏膺多
士遠近瞻謁兮慕羶以至白黑奔禮兮得坻皆止大緣
告終兮魔雲忽起覺日云沉兮法幢遂靡傳心羅山兮
訓徒帝里韜真豫章兮歸歟吉水金骨藏山兮德音無
已寶塔鎮地兮來者斯企開寶二年歲次己巳仲夏月

建勾當小師自通自寶院主僧宏成典座
熙載北海將
僧曇玉在家弟子張從誨鐫字姚如憲

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
熙載北海將
江表志韓

止狀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
則慕義來朝假身為賈既及疆境合貢行藏愚聞釣巨
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
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
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
妄思幼稚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于好弄杏壇槐
里寧不倦於脩身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
經於泗水寧恠異圖校豹畧於邳圯方酣勇戰占惟奇
骨夢以生松敢期陞印之文上媿擔簦之路於是擧龍
領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
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塲中勦敵不攻
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
步出羣姓名遠列于烟霄行止遂離于塵俗且口有舌
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
術精韜畧氣激雲霓箕口張而陰電搖怒吻發而暑雷
動神驅鬼殿天蓋地車門劈厯於雲中未為躊捷喝撈

蒲於筵上不是口豪蘊機權而自有英雄仗勁節而豈
甘貧賤但懷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旣
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脩文教聯顯懿于
中土走明恩於外方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燹和天地岩
廊有禹稷臯陶洒掃烟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
三傑周舉十人疑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
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
接畛敵境連封一條籬犬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彼則待
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更無
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心大
量人事且向陽背陰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
而出青山而裏足渡長淮而棄繻派遙終赴於天池星
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
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
經授素王書傳元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勞愁積
而胷內生憤起激而臂鬣起一怒而豺狼竄懾再呼而
神鬼愁驚捷蠻鼓而簸朱旂雷奔電走掉燕鋌而揮白
刃斗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不克策馬常持於後
拳擊鰲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常持於後
毀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地用爲保障勳藏盟府

名鏤景鐘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戶口而恤農事慢酒隨車之而洗沽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奸宄望風而屏跡佇見秉旄仗鉞裂土分茅脩職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况復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鈴危坐願聞於興廢古今英傑孰可比方某才越通津已覲至化及陳上謁罔棄諛才是敢輒述行藏鋪盡毫幅况聞鳥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處士倫謬知人理是以副明君之獎善極聖代之樂賢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復請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朝進士韓熙載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

載不能有所爲也

王壺清詰李丞相穀與韓熙載少同視席分攜結約於河梁曰各以才命

選其主廣順中穀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

南李先主爲光政毀學士承旨二公書問不絕熙載戲

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定中原穀答熙載云

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後果作相親征江南

熙載卒已數歲古論大觀胡寅韓熙載論韓熙載之言

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

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沉毅有志畧之比也然自

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也曰天

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唐太宗皆

櫛風沐雨躬擐甲冑跋涉山川其勤旣如彼知人善任

脩政愛民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

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以江南苟幸無事

則已矣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項籍以

吳中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數

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得無數亦皆江南人

也孰謂其不可用乎哉續通鑑長編唐南都留守建

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諸州戍兵各不過千人宋朝前

年滅蜀今又取嶺南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願假臣兵

數萬自壽春北渡徑據正陽四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而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于宋事成則國家嚮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懼無成功徒速敗不從又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書喬異之擢爲本院承旨遷沿江巡檢召募流亡命習水戰屢要吳越兵於海門獲舟艦數百嘗說唐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鄉導犄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躡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威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馬令南唐書四年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於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嘗怏怏以國威爲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

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陸游南唐書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續通鑑長編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於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儒林公議太祖天表神偉紫黻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偽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真人之在御也 五年煜下令貶損

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

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

政院諸王皆為國公以尊朝廷 馬令南唐書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

史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
國公鄧王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
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鳴吻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
袍僑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陸游南唐書開寶五年
春二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門下省爲
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
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
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初金陵殿闕皆設鳴
吻元宗雖臣於周猶如故乾德後遇中朝使至則去之
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弟封王者皆爲公從
善楚國從鑑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張泌知禮部貢
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似多遺才
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閏月
癸巳太祖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
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國主遣戶部尚
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疾病不能朝而歸
東都事畧及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爲江南
國主改唐國印爲江南國印又請所賜詔呼名許之於
是貶損節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
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

院爲光政院降封諸王爲國公官號名多所更易歲貢
長春節錢三千萬遣其弟從善來朝以爲泰寧軍節度
使賜第留京師煜雖外恭順而內實繕甲兵爲戰備太
祖諭令入朝不從命續通鑑長編開寶五年正月壬
申上旣平廣南漸欲往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
之國主大懼是月遂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爲
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
爲脩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從善爲南楚國公從鑑爲
江國公從謙爲鄂國公官殿悉除去鷗吻又閏二月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賜第京
師國主雖外示畏服脩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兵陰爲
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
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
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
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
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嬾真子廬州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
古筆法簡易真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
本朝開寶元年畫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
南唐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後

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煜性驕侈五國故事煜有辭
 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煜藻尚奢侈嘗于宮
 中以納金羅幕其壁以白銀缸瑇瑁而押之又以綠鈿
 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以花間設畫小木
 亭子才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於其中如是數處
 南唐拾遺記宋伐江南時獲後主寵姬一夜見燈燭輒
 閉目云宮中木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
 也清異錄李後主每春盛時樑棟廳壁柱拱階砌並
 作隔筒密挿雜花勝日錦洞天又廬山僧舍有麝囊
 花一叢色正紫號紫風流江南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
 移風殿賜名蓬萊紫儒林公議馬亮尚書典金陵於
 牙城艮隅掘地得朱數百觔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僞
 國德昌宮遺此松華之灰積也李氏區區偏據江表之
 地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其國祚之長永其可得耶方
 輿勝覽木朝脩李氏宮掘地得水銀數十斛宮娥棄粉
 賦所積也清波雜志輝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
 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菴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
 甃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閤盆盎叩之鏗然有
 聲尼云近墾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中
 雖瓦礫微物亦有時而顯晦又至白下門外齊安院主

僧曰近治地得一玉盃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為誌公淨髮之資一樣十錠行人向宮殿耕者得珠璣誠

不吾好聲色三國故事煜好音律造為山家及振金鈴欺建康市中染肆之傍多題曰天水碧尋而皇家蕩平之

悉前兆也雁門野說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

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識可知也宮中民問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儒林公議

偽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于韓偓江南李煜時為近臣私以艷藻之詞聞于主聽蓋將亡之兆也君

臣之問其禮先亡矣錢易傳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名也學舞於鍾離氏建業

破零落于江北子遇於洛陽福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嵇康其詞即後主所製焉嘗感激坐人皆泣春舉酒

請舞謝曰老矣腰腕衰硬無復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請于為嵇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

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聲哭月浮秋霜宜城酒濕羈腹與君強舞當時曲玉樹遺辭莫

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緣我聞襄陽白銅鞮荒情古意傳

幽悲淒涼不抵亡國恨座中苦淚飛柔絲洛陽公子擎
銀觴跪奴和曲生元光茂陵旅夢無春草彤管含羞裁
短章續通鑑長編唐主納后周氏昭惠后之妹也美
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昭惠疾甚忽見后入
顧問妹幾時至宮后幼未有所知乃以實對曰數日矣
昭惠怒遂轉嚮而臥不復顧既殂后常出入禁中至是
納以爲后其夕燕羣臣韓熙載等皆賦詩以風唐主亦
不之禮也初議婚禮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
禮官參定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古今不相沿襲固請
用樂又按禮房中樂無鐘鼓佑謂鉉曰窈窕淑女鐘鼓
樂之此非房中樂而何后初見帝北齊禮有后先拜後
起帝後拜先起之文蓋冠禮所謂母答子奇拜者也鉉
以爲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承祖宗主祭祀請答奇拜佑
以爲王者婚禮不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名
所駁異議久不決唐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詳其是非時
佑方有寵游希旨奏用佑議游尋病疽鉉戲謂人曰周
孔亦能爲祟乎佑廣陵人也唐主旣納周后頗留情樂
府監察御史張憲上疏其畧曰大展教坊廣開第宅下
條制則教人廉隅處宮苑則多方奇巧道路皆言以戶
部侍郎孟拱辰宅與教坊使袁承進昔高祖欲拜舞胡

安叱奴爲散騎侍郎舉朝皆笑今雖不拜承進爲侍郎而賜以侍郎居宅事亦相類矣唐主批諭再三賜帛三十段旌其敢言然不能改也馬令南唐書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卽以實告曰旣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殂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取於藩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按古房中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是非時佑方寵川游希旨奏佑爲是旣而游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爲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教鵞代白鴈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

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秋
被步香階手提金縷鞦之類多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
而已翼日大醺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
主不之譴歸於京師去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
隴西公薨周氏亦薨陸游南唐書後主國后周氏少
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被寵過於昭
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
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太
平興國二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古今風謠
載後主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
生花猪兒狗兒都死盡養得猫兒患赤痕娘來謂再娶
周后也猪狗死謂盡戌亥年也赤痕目病猫有目病則
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馬令南唐書後主保
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離徙湖南得黃氏甫數
稔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
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卽位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絕
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于天性後
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
掌墨寶而已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
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

皆妙于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皆係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卽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陸游南唐書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窈窕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環珞令窈窕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窈窕作也避暑漫鈔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蘊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酌偎紅倚翠大師罵鴛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江隣幾雜志李後主於清徵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覩其大者遠者兩人疑其有規諷諷之云鳳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

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清異錄
江南晚季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
嬪縷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又喜浮屠境內崇脩佛寺
花餅施於額上時號北苑妝又喜浮屠境內崇脩佛寺
又于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迦
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癡贅山是建康城中
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以供之又南唐有國蘭
若情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卽位好之彌篤
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迦帽
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爲癡贅親削僧徒廁簡
試之以煩少有芒刺則再加脩治其手不扞常作佛印
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
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
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
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設幸遇其齋
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
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
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又開寶初有淮北
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朝夕入言六根四諦天堂
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披紅

羅銷金衣後主誚其太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
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
財用耗斁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生徒
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
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
采石磯築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後主遺
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師克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
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
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般若菩薩滿城
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
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
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
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
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於宮中淨德遙觀
其烟焰遂焚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
千數表乞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又僧元寂
姓高自言高騏族人昇元中授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
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
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元寂
屢于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贖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元

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
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元寂行歌於路曰酒禿酒禿
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邛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
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嘗與狂
生藉地酣飲醉死于石子崗又僧應之姓王其先南
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
黜於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于庸人
遂學爲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
疏一筆卽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
巳爲序其畧曰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
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
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
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賸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
以爲大資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啟佛
乘必歸法要勅應之書錢板旣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
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
今效其法尙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
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善音
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
讚會協律自應之始陸游南唐書酷好浮屠崇塔廟

度僧尼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頗廢政事又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功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爲工匠夫役死者薦福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爲贊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元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經四十部奩帙副焉并圖寫製給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爲姦利逐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深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襪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官中奉事甚謹其徒田夸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幸臣徐游專主齋祠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爲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又國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賜金帛僧以千計其後弟從鑑之子祝髮爲僧名惟淨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衆惟淨博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祿卿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續通鑑長編店主事佛甚謹中書舍

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初唐主於宮苑造
寺僧尼常數百人先代嬪嬙悉度爲尼朝退則僧服誦
經拜跪盡瘁不厭或僧犯姦有司請令如律唐主曰刑
之則縱其欲矣但令禮佛三百赦其罪有爲塔象服飾
侈靡者唐主尤之僧曰陛下不讀華嚴經豈知佛富貴
乎國人化之佛事愈熾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
佛中書舍人徐鉉獨不然絕好鬼神之神說墨莊漫錄
李後主酷信浮屠與后頂僧迦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
頓顙至爲瘤贅親爲桑門創作厠簡子試之腮頰稍有
澁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以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
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克池州令
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笑談錄李煜有國日
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法卽
削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
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淨寺號曰小長老凡國中虛
實先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爲內應
行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爲僧而童子姦猾對
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于是普
度焉又次於廬山從臣遊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

談宴旬日而行 江表志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如葦
常買禽魚為放生 獨醒雜志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
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眾養之
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相率為前鋒以抗未幾金陵
城陷其眾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
國矣 容齋續筆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
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馮為第三諫
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歛人汪煥為第三諫
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
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
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
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 入蜀記頭陀寺藏後殿有
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珪溫王
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
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
縣主簿秘書省正字葢書碑陰云乃命猶子葢正其舊
本而刊寫之以是知葢為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
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葢南唐尊徐溫為義祖而避其名
則此碑葢葢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
夷如束妙旨悉已漏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

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于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
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
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惟又以窮
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發
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
久存得乎悅生隨抄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
減六七胡旦曰彼無田廬可高談不恤政事書廖居素
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
因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項
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屏昏而羣臣方充位
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
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
于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
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江李觀
爲之傳云江表志北苑水心西有清輝殿署學士事
太子少傅徐邈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別置一院于
後謂之澄心堂以皇姪元楮元機元榆元樞爲員外郎
及秘書郎皆在其內出入內庭密畫中旨多出其間中
書密院皆同散地用兵之際降御札移易兵士密院不

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斫寨招討分兵署字
不知何往皆出澄心堂直承宣命者謂之澄心堂旨政
出多門皆倣此也又後主天性純孝孜孜儒學虛懷
接下賓對大臣傾奉中國惟恐不及但以著述勤于政
事至于書畫皆絕精妙然頗耽竺乾之教果於自信所
以奸邪得計排斥忠諫土地日削貢舉不充越人肆謀
遂爲敵國又求援於北虜行人設謀兵遂不解矣王
壺清話徐常侍鉉仕江南日當直澄心堂每襪被入直
至飛虹橋馬留不進裂鞍斷轡筆之流血掣韁却之鉉
寓書於杭州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
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去土丈餘果得
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
薪焚之三日不動以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
腐糟纔漚之遂爛焉
收下獄佑自縊死馬令南唐書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
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
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事又薦平知
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爲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
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國主惡之乃收平下
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虔

州陸游南唐書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
多遜來國主聞太祖欲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
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
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爲事皆由平
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
家外郡續通鑑長編開寶六年四月遣盧多遜爲江
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
宣化因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脩天下圖經史館獨闕
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命中書舍
人徐鉉等通夕讐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
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卽言
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又江南內
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最相親善佑好神仙事
平頗知脩煉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特信之平自言與
神仙通接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甚貴重而已及佑亦
仙官也各于其家置淨室圖像神怪披髮裸袒而祭人
莫得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冢中多寶劍及多寶鑑得
而佩之可以辟鬼卽入仙矣佑求之甚切不能得會張
洎亦好方士之說乃共買雞籠山前古塚地數十頃以
爲別墅遇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具畚鍤而往破一

豕得古器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
塚其怪誕類如此佑嘗言于國主曰富貴之本厚農桑
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
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疆土以種桑薦平判
司農事以督之符命行下急于星火百姓大擾國主遽
遣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兩爲
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已爲相不可救江南
政事多在尙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
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
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遂不復朝謁
居家上表言陛下旣不能強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
助收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家之良策也國主
始恨之不復答佑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爲狂悉
置不問冬十月壬午佑上第七表曰臣聞三軍可奪帥
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奸宄畫一
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辭窮理當忠邪洞
分皆陛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僞受儉人之佞媚保賊臣
如骨肉使國家憤憤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愁不憂宗
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爲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
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

姦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爲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
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奸臣雜處而事亡國
之主使一旦爲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爲罪願賜誅戮以
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悖謗訕始由李平乃先收平
下大理獄後使收佑佑卽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
縊死獄中國主尋復謂左右曰我誅佑恩之逾旬不決
蓋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原給之佑初與張洎爲忘
形之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不兩立稍相持佑嘗答洎
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
洎時爲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苑
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
臨汝郡公徐邈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別居澄心堂
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游從子元橘等出入宣行之
中書密院乃同散地馬令南唐書潘佑散騎常侍處
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資產文章贍逸尤敏
於論議時譽藹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
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
主卽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後主納后厯代久無
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輔正
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采可觀後主

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
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諭佑七表不止
因請休官遠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
削國步多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
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
佑自剄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
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
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
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陸游南
唐書潘佑幽州人祖貴仕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
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潔閉門苦
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叟薦于元宗起
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
間及卽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議納后禮援据精
博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遷中書舍人後
主以潘卿稱之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曰莊子有言得
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
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
白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
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

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厯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爲名信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于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于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復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于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首所趨旣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南唐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厯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許後主雖數賜手書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脩國史悉罷他職而佑故復上疏辭旣過切張洎從而摘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任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

民籍爲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并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
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
誦爲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
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皇帝
憐佑之忠起華於家授故官東都事畧內史舍人潘
佑嘗上煜書煜大怒後二歲國亡宣和書畫譜潘佑
史失其傳仕江南僞主李煜端方剛介不親外務開戶
讀書博通經史文章富贍尤長於議論時譽藹然韓熙
載陳喬共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累遷中書舍人當
時禮制損益參決于佑凡所論列利害明白文采可觀
煜頗奇其說遂見施用由是恩寵特異觀其行書詩帖
筆迹奕奕超拔流俗殆有東晉之遺風焉南唐近事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
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
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
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猿狙之
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恠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
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啜之潘大噓而去釣
磯立談徐鉉與其弟鍇久被眷顧家素富貴多收奇書
弟兄皆力學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尙

惟張洎潘佑每每訓譏蓋二人負其才藻不肯少自低下故也及錯早卒鉉後遂當國洎因詭與之合遂出力其擠佑以故多不調世指徐爲少容而恨潘以不讓交以爲失焉及潘以直諫死士大夫仰高其得名爲爭作詩誅以哀之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少貶其所爲馬令南唐書李平初爲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奉表來乞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畧因以爲將固辭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進逼蘄州周師先遁入保其城卽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仙脩養之事而動多怪妄自言仙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四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而已與佑亦仙官也家置淨室人莫能窺佑旣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卽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薦平判司農事以督之命行於下急如星火州縣吏胥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卽罷之佑復薦平知尙書省由是羣議紛紛以爲壞法殃

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自劉平縊于
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陸游南唐書李
平本姓名曰楊納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
學數年學成同游蕭中事文類聚後集見聞錄江南
李氏凡人欲見先畫象觀其妍醜廖克順面
青江南謂之廖黥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下之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下之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

東都事畧開寶七年詔煜赴闕煜又稱病不奉詔乃命曹彬橋美征之所至皆下初樊若水在江南舉進士不第嘗因釣魚采石江上以漁船載絲繩度江之廣狹上書言江南可伐之狀請造浮橋以濟師太祖用其計下荆湖造大橋聯巨艦而下煜語其臣張洎洎對曰戴籍以來長江無浮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爾及王師渡江薄城果以浮梁而煜不知也若水初除舒州推官及計旣行遂領他州後改名知古官至給事中當王師渡江也煜以兵柄付皇甫繼勳以機事屬陳喬洎傳詔內殿者徐元禹徐元瑜刁衍邊書告急元瑜等匿而

不通及兵圍城煜驚且怒遂殺繼勳江南野史北朝
俾僧於采石磯下卓菴乃陰鑿穴壘石爲塔濶數圍高
迨數丈而夜量水及王師克池州浮梁遂繫於塔穴且
度南北不差毫釐冷齋夜話宋太祖將問罪江南李
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因
作偈諷之曰擁毳對芳叢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
似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煜遣徐鉉
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旋渡江
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馬令南唐書七年皇
朝使閤門使梁迥來
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
主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賁詔曰朕以仲冬有事
於國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
取九月王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棄城走
遂克池州進軍富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
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
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
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間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有十
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
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十里時雖下池州

及姑孰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
浮橋以利轉輸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王
師至水皆退小故誠者知其有天命焉吳越圍常州軍
使余成禮刼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
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
節度使留後以凌波軍都虞候虞絳爲援澄已懷嚮背
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刺史萍鄉制置使劉
茂忠破潭師于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陸游南唐書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閤門使
梁迥來使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
助祭國主不答九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
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國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
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
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太祖已遣潁州
國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
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
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
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行
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鑑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
萬觔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疋錢五百萬

築城聚糧大爲守備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
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
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
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
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
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
水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
甫繼勲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珣刁衍爲內殿侍
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珣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
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
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出一卒號生軍
新置產又出一卒號新疑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
拔山軍元宗時許都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
之務者給綵帛銀碗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
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
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
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
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東都事畧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諭之曰卿至金陵戒
暴畧示兵威令其歸順不必急攻至是煜危甚遣其臣

徐鉉周惟簡至京師煜上奏曰臣猥以幽屏曲承臨照
僻在幽遠忠義自持唯將一心上結明主比蒙號召自
取愆尤王師四臨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實爲之北望
天門心懸魏闕嗟一城生聚吾君赤子也微臣薄軀吾
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便忘覆育號咷鬱咽盡見捨乎臣
性實愚昧才無異稟受皇朝獎與首冠萬方奈何一日
自踵蜀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爲囚虜平貽責天下
取辱祖先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爲亦聖君不忍
令臣之爲也況乎名辱身毀古人之所嫌畏者也人所
嫌畏臣不敢不嫌畏也惟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
微物也依人而猶哀之君臣大義也傾忠能無憐乎倘
令臣進退之跡不至醜惡宗社之失不自臣身是臣死
生之願畢矣實存沒之幸也豈惟存沒之幸也實舉國
之受賜也豈惟舉國之受賜也實天下之鼓舞也皇天
后土實鑒斯言續通鑑長編開寶七年七月盧多遜
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
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偵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
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上
始決意伐之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
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

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令學士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水告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卽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水爲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福人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草詔示文贊遂遣文贊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佑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佑俶之兄以妃故貴近用事揣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故先遣使召

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
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
善文辭之外無所豫多遜曰穆操性端直臨事不以生
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我當試之丁卯遂
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
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
稷何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
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
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
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
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
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
不欺已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
虞候清池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冬
十月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猛水部郎中龔慎
修重幣入貢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解
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畧生民務廣威
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
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
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事專任焉丁酉以吳越

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且監其軍甲辰以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將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明州所造黃黑龍船而濟者乃先試於石梁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橋而濟者乃先試於石梁或謂江濶水深古禦使靈邱陸萬友往守之丁已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又閏十月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雄遠卽當塗也江南置軍于其縣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又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磯生擒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百匹至是驅爲前鋒以拒王師旣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也十一月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初爲浮梁國

主聞之以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爾於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國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戊子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主所遺書其畧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爾又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爲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旣還國主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又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于紫極宮常以褐冠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畧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贊舉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旣行卽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耳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置臣於度外爾國主泣下卽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雅素高尚

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寫奏目令惟簡乘間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惟簡尋以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爲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陸游南唐書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問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爲集賢殿侍講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園間道召還入後院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至京師後主手疏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脩養不預公途蓋爲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誚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尙書郎能改齋漫錄樊若水江南人貧甚遊索鄉人不爲禮後北遊建策置浮橋采石以渡天兵江南平擢爲本路轉運使所仇之家方開酒場樊乃於歲除日賣

酒衆多之次按其所以爲額其家坐是輸納不逮家
遂破焉人蜀記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
順流東下以樊若水爲鄉導首克池州然後取蕪湖富
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又采石磯卽南唐樊若水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
若水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
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
至江以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卽走京師上書其後
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
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旣成引趨東岸橋短丈
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棄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
歛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棄
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
若水何力之有方若水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
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
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
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水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敢
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
矣雖徵若水有不亾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
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辜而誅之以

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馬令南唐

此說實天下正論也

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

馬令南唐

書八年春閱民爲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結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旆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爲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都留守柴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萬錢死者相枕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

不實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誡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
乙未破城國主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
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
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跡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
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
陷文籍盡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
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
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坦閣影半江梁時爲瓦棺
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
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
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
跪拜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
社稷失守當携血屬赴火旣見彬諭以歸朝俸祿有
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卽無及矣遣
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
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
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
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
分遺近臣辦裝張必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
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間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

屬僅千艘炷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
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
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
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
久之散施緡帛甚衆陸游南唐書乙亥歲春二月壬
戌王師拔金陵關城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
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等出五車色
白長五尺夏六月韓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
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
洪州節度使朱令質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旌旗戰艦甚
盛編木爲筏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贊所乘艦尤大
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王師遇
傾火油焚北船適北風反焰自焚我軍大潰令贊及戰
擢都虞候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蹙王師百
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
籍國主雨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
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城陷將軍曷彥馬承信
及弟承俊率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
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內使侍郎
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率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

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東都
事畧初太祖詔諸將罷攻城令自歸闕煜爲左右所惑
猶豫不決遂詔進兵八年城陷煜就擒彬露布以聞先
是陳喬張洎事煜同掌機務及朝廷舉兵乃相謂當死
社稷及城陷煜不能死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願加
顯戮以謝國人煜曰此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
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乎遂死之續通鑑長編開
寶八年正月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
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
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
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
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
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流奪
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九人
又初陳喬張洎爲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
師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同僧及道士誦經
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瑀等皆不能通
師圍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戰死神衛統軍
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
柄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

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勅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
 顏色曰我固知其不勝也繼勲從子紹傑以繼勲故亦
 爲巡檢使親近繼勲嘗令紹傑客陳歸命之計國主不
 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勲必鞭其
 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
 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柵
 城外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勲付獄
 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軍士爭鬻
 其肉頃刻都盡繼勲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
 出實泊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威軍都虞候朱令贇
 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擁十萬衆屯湖口諸將
 請乘張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
 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爲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
 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已病遷延不行令
 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克貞再用子也
 又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鑑入賀潘慎脩以爲
 國且亾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鑑卽奉表請
 罪上嘉其得體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復命
 李穆送從鑑歸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
 以待之又九月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

將侍衛都虞侯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信之乃擢爲
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
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泣涕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往
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
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
之時澄已懷嚮背堅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爲虜矣救至
而後圖戰未爲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侯盧絳自金
陵引所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援絳至京口捨舟登岸
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却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逾月
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爲絳所謀徐謂絳曰間者言
都城受危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爲絳亦知城終
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去宜赴難者惟絳可爾澄
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初絳怒一
裨將議殺之未決澄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
涕請命澄因曰我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
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奈何澄
曰事急矣當自爲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
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絳與澄同食主兵者來告澄
作色曰我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徧召
諸將卒告曰澄城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

計諸君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乎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旣克盡屠之故澄以此習衆澄率將吏開城請降潤州平絳間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爲樂或勸赴難皆不答又十月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爲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餘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贇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卽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旛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關會北風盛火反及之其衆悉潰生擒令贇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又十一月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

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
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
進意李煜強遣臣來爾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他日願
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先是曹彬等列三
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
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
等併力速成之不然將爲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
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他變使者食已卽行
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
襲北寨人持一炬鼓噪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
殲焉其將佩符印者凡十數人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
居民樵採路絕矣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
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
早爲之計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禹入
朝旣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
須遠隨若到寨卽回而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
爲城堅如此豈可尅日而破但報云仲禹趣裝未辦宮
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
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
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固關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

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爲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旣畢彬卽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寔無死志於是携妻子及囊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請以臣爲辭國主曰厯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縊洎乃告國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密今國亡當俱死矣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旣爲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也慮也又遣五百人爲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獨右內史學士張泌不受許彬

自陳願奏其事彬謂必邀名不計但取金輪之官彬既
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
屬爲軍士所掠者卽時遣還之因大蒐於軍無得匿人
妻子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
師旋舟中堆圖籍衣衾而已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
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
稱賀鈞磯立談盧多遜來聘南伐之形見矣後主亦
微知之因遣使乞受封冊不報甲戌歲李穆銜命詔後
主入陪郊禋舉國震恐後主恒憂辭疾不敢赴九月王
師克池州先是江南夙將並已殂歿主兵者多新進後
生大臣皆嬖佞要取容幃幄籌議自相躡駁其間輕狡者
幸兵戈之興以爲功名可圖張遇鄭彥華不請於朝遽
以輕兵北襲建安軍又欲火滁州之郭皆不克而返上
流鎮守迎旗奔潰王師不血刃而傳城下先是光政使
門下侍郎陳喬自以爲忠義可以謀國後主亦雅信之
於是誅皇甫繼勲定爲城守之計城中有盧絳者粗名
驍勇舊經征戰人心倚以爲固喬因與之爭言氣白後
主遣所率領援南徐絳受命鳴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
出王師知其必死爲開圍而縱之自是孤城坐守無復
方畧會澄以京口降於越盧絳轉入宣歙山間中外喪

沮始有請降之議其日後主悉坐羣臣於殿下問計所
從出丞相徐鉉等皆唯唯不得對陳喬建白欲遣人冒
圍悉起上流之兵背城一戰降固未晚也衛尉卿陳大
雅舉笏而言曰侍郎輩所不敢望今都城受圍復又遣
何人犯難者耶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審已儒者也平
時尚欲急人之急能強為孤一行所謂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誠臣也大雅再拜而言曰陛下十許年來焦心養
士羣臣不能報稱萬分之一今倉卒之際至煩玉音反
覆如此臣罪合萬死然臣愚以謂覆水之勢殆於難圖
臣雖幸承威靈恐不克辦後主曰我平生喜耽佛學其
於世味淡如也先帝棄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誠非本
心自割江以來已見屈身以奉中朝惟恐獲罪嘗
思脫屣顧無計耳竟煩天討蹙迫如是孤亦安能惜一
日之辱正以城圍淹時旅拒既久暴輸降款將不見納
是以欲起上江征戍共相影答然後投誠請命於是亦
或為允大雅曰陛下使令不以下臣為不佞臣請死
生以之然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
朱令贇志不營私其庶幾分孤之憂大雅曰臣頃經與
之同事至悉令贇之為人雖斷斷顧國而無遠謀頗復

諫而自用臣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
失船一壺千金今日之急遑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奉
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駑蹇或有干慮
之一得若與令贊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人平
時高談高視眼前但欲爲任蠻奴計孤亦何所託命也
因歔歔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發令贊等軍督促卽行大
雅不敢復辭以其夜三鼓犯關馳出時令贊亦以團聚
江西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勒令贊倍道星行令贊
不能用乃於潯陽口縛大筏載糧糗軍資數十萬計行
至石牌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帘幕羅罩營
上雖對面人顧不見其掌自外來者言有白氣如虹上
亘於天大雅謂令贊曰吾輩爲勤王之舉而有奇祥若斯
公宜審度不可忽也令贊亦畏懼不悅斬有罪者數人
引軍以行次日至虎蹲洲軍士望見王師上有氣皆如
鸞翔鳳舞狀咸知不敵令贊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爲
國家效一死念與卿俱歿無益也煩卿爲先事入白可
乎大雅曰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願明將軍明算審
數勿輕舉動也於是大雅馳還臺城辛勤冒矢石纔得
潛入君臣相持暗鳴泣下大雅曰令贊軍必無成於是
使喬草降表焉其日令贊衡乘大航高數十重設旗鼓

藏江而下王師聚而攻之矢集如蝟令贊窘不知所爲乃發急火油以禦之北風暴起烟焰漲空軍遂大潰令贊死之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師入城矣陳喬羞悸雖經於闕下大雅拜辭後王出投殿角井中衣挂井幹不得促決兵人引而出之統帥曹公義其事下令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與後主自隨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馬令南唐書朱令贊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爲小校超捷善射雉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贊爲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贊赴難令贊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都留守柴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贊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贊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贊曰江水淺澁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贊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贊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構建大將旗幟中旒指揮王師聚攻之令贊先制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

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資投
火死糧器俱焚烟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
以至於亡入蜀詔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
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卽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
水軍處又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其
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
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
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
能文卽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
雷雨損基局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爲吳越兵
所焚獨醒雜志李氏建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
太祖旣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
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
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爲曹彬之裨將所獲馳其尚
有印文然後知其爲朝廷所賜也墨莊漫錄初先主
之世均量民田以奠科賦家出一卒號爲義師又於客
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嗣主許諸郡民競渡每端午
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盃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爲軍號
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子塔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自
被緡製兵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師圍急乃招

百姓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 茗溪漁隱叢話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蹴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
闌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
余嘗見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
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若溪漁隱曰余
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
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
春景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
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
圍城中春間作此詞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
此言之乃可也 容齋隨筆東坡三書李後主去國之
詞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
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啟侯景之禍塗炭
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
不知罪已亦甚矣寶嬰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
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憾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希
通錄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二十
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
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
淚封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之下謝其民而
後行却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歌詞悽愴同歸一
揆然項王悲歌慷慨猶有暗鳴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
成兒女子態耳老學菴筆記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
應有限蝶夢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
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識蓋有之矣
鐵圍山叢談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
國姓也當是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
兆未幾王師果下建業金玉詩話王師旻戍江左城
將破或夢卽角女子行空中以白箴箴物散落如豆著
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
服推墮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旣寤聞徐錯死圍城中云
江淮異人錄錢處士天祐末遊于江淮嘗止金陵楊
某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聞云接令公駱我不得
眠人莫之測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
者錢又每爲識詩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彷彿之間
倍初吳氏有江東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

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仿佛倍之耳江表志後
主嗣位之初夜夢有羊躡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洎
乙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
故以陰數定也北夢瑣言曹彬圍金陵彬遣田欽祚
敗江南軍於漂水斬其統軍張雄等十七年李景之
割江也雄為江南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袁汀二州刺
史至是為統軍使戒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其勉
之是役也雄父子八人偕死不同行者亦沒於他陳彬
遂進圍金陵陸游南唐書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
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
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
袁汀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
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
也諸子泣受命與田欽祚戰於漂水敗績他將皆遁士
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
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蹙不復議贈恤
國人哀之容齋續筆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
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
陣於漂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
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

拾遺錄項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爲一書它日史官爲列
之于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于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
誌云李煜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
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爲
煜守煜已降某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
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
某爲可惜也馬令南唐書胡則爲江州副使金陵旣
下後主歸於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
主恩恐負之遂謀殺降者嬰城固守朝廷遣使諭旨猶
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
太祖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
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
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陸游南唐書胡
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喻
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
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
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
知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
善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簷雷
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

爲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畧乃日夜
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
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河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
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
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
翰軍猶多死則卧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
吠非其主亦何怪也卽昇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
其屍以徇并殺宋德明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
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旣入城翰軍士掠
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
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
薄霽罪徙知饒州民家貲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
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
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 墨客揮犀李景使大將胡
則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
一日則怒一饕人膾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
卒守城有年矣屍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捨
之比夜卒縋城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
險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
一門噍類不遺 江表志胡則守江州曹翰攻之危急

忽有旋風吹文字一紙墜於地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
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幾早回顧免教流血滿
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采異記江
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圮得一石函長二丈闊八寸
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
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于木版之上以白巾幕
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
自陸倕王筠姚容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云事
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書其偈同葬之以志其
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
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
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缺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
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
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年卽僞位是乘
雞登寶位之應至甲戌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
曹侯翰按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
兵於城北是安仁秉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
戊寅年淮海王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鄰之句俗諺
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
海王小字虎子方輿勝覽南唐將歸我宋昇元寺殿

基掘得古記乃詩識其詞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不憑
抱雞昇寶位謂李煜丁酉生也走夫出金陵謂王師甲
戊渡江也子建居南極曹彬列柵城南乃子建也安仁
秉夜燈謂潘美恐有伏兵命縱火也東隣嬌小女騎虎
渡河水錢似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地騎虎之謂也
又開寶中將興兵革吉州城頭有一人大面方三寸
睨目多髮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
人覩之衆所驚異明年國亡之應也
九年煜俘至京
師談淵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
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旣破國主李煜白
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
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其知禮二公先
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嚮之國主儀
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
旣一吸曹謂李郎辨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師來曉如
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曰船邊獨木板尚
不能進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
其識量
新安志許遜初在江南數上書言事得校書
郎遂遷侍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
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遜不能召雄逃走

上江以語動之雄卽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漂
水遜曰此非刪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求勿動待吾入白
與公兵俱入城遜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遜至
收其餘衆千餘人而去儒林公議曹彬下江南城李
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
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
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畢如
其言衆皆服其識量日涉錄載昇州行營擒李煜露
布曰曹彬等於十一月一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
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霍頓息
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
偏方困于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
連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
聖朝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
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
睿畧幸承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僚
已下若干人旣就生擒合將獻捷退朝錄開寶八年
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甚寒河流淺
涸詔所在爲壩開瀦水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稽則
皆荷校甚者劾舉以次被罰州縣官降輒而杖之者凡

十餘人 江南野史初後主既拒朝命不行常謂人曰
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
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
聞之謂左右曰此惜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
能如是孫皓叔寶不太祖赦之封熉違命侯拜左千牛
爲降鹵矣至是果然
衛將軍 東都事畧太祖御明德門受俘太祖以其嘗奉
衛上將軍正朔也詔露布寢而不宣釋其罪以爲右千牛
衛本于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江南僞主李煜聚兵峻
壘包蓄日彰勞銳族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泊聞危迫
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悛昔者唐堯克
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朕以道在
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閭位之
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乃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
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
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拾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 馬令南唐書徐鉉曰
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
好生富民爲務嘗欲羣臣和於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

糾謫稍許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羣臣多
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
行也已刑法太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
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
人謀所及也陸游南唐書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
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保大興軍之後
國削勢弱格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
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
司章疏有繩紆過許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
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
有司之事罔圖非車駕所宜臨幸請罰內庫錢三百萬
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殂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
者又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榆元
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
興之際降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
之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
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旣合內外隔絕城中之
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
倫崇節講撈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

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
知國臣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
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園城中放
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雖
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石林燕語
江南李煜旣降太祖嘗因曲燕問卿在國中好作詩
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沈吟久之誦其咏扇云揖讓月
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却有多少他日復燕
煥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陸游南唐書鄭彥華
福閩人祖父世爲諸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宏義
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
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宏義宏義不勝憤募生得與者
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壕旁與猶謾罵不已彥華操
長鈞鈞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宏義得興而甘心
焉崇文不能下城遜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
攻彥華適出屯侯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
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
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
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
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

兩軍相表裏則吾可濟矣比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
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問之喪氣遂閉壘自守
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爲
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太原及幽州用彥華爲將無功
猶愿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
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
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後主以環
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蓑荷笠作漁者以見寬
譬久之後主歎其忠後中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
史有傳 硯譜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
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
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携其手振臂就
取後主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唯此硯能生水
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良苦陶
不能奈日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池上卽死自是
硯無復潤澤 馬令南唐書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
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東風不堪翹首月明
中皆思故國者也 雪浪齋日記王介甫問山谷曰李
後主詞何處最佳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介甫曰不如細雨夢迴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

寒又細雨濕流光最妙翰府名談李後主作詩多悲
感愁戚如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鬢從今
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之類又李煜暮歲乘醉
書於牖云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見
之大悔不久謝世避暑漫鈔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
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問於外太宗怒又
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衮江南錄云李
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側隨命婦入宮
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
轉避之又韓王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
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西清詩話南唐李後
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羣鬱不耐五更寒夢
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
裏不知身是客一向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關山別時
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
幾下世默記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
宗一日問會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
第誚之但言朕命卿往見可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
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
人接鉉云奉旨來見老卒進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

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止之日但正衙一椅足矣頃
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
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
敢坐後主相持大笑及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
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
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却數十
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又後主七夕在賜第命故妓作
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
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並坐之遂被禍云 遜暑漫鈔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
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
公主一人趙王忠虞部自北歸復官常任遼爲翰林學
士脩國史著北庭雜記載其事是時補之爲北都教官
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
霏微江南花發鵲飛風流國主家千里十五吹簫粉
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恣
風流國主風流今易收淚洒臨江悲故國公卿獻籍朝
未央敕書策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
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其土雙燕清秋夢
相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

還時寧知翻首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渚
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可歎身存抑
何願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
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
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干指渡
江來干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
當同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
推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
有國日施財脩之刊姓氏于石有大寧公主其後事具
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國史 馬令南唐書九年春倖至京師封違命侯授左千
牛衛上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
國三年公病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翼日
薨在偽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
京之北邙山江南人間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
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
爲念家山破其聲唯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陸游
南唐書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卽位
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丁卯殂年四
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師追封吳王

葬洛陽北邙山東都事畧自昇至煜三主共三十九年而失國太宗卽位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封吳王子仲寓在國時封清源郡公歸朝爲千牛衛大將軍鄧州刺史卒年三十七江表志二十六卽位十四年己亥國亡封隴西公贈吳王葬北邙鄭國夫人周氏祔起建隆二年終開寶八年又建康受園二歲斗米數千死者相藉皆無叛心後主殂於大梁江左間之皆巷哭爲齋詩話總龜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謁刺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士耳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日某幼時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合爲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手灰滅徐鉉宋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回其存蓋運應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王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

克廣其業皇宋將啟元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厯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朝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鄴存紀侯之國會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之度勤脩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閔川無舍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於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蒞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卽其年冬十月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

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
師言成閭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
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畧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
考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
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
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
一游一豫心誦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
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
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
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
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
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間以至法不勝姦威不
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畧不成
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與
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
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
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天鑑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
芒芒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
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旣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
不違維藩維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於

棘虎遊于市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
亦觀亦見乃侯乃公沐浴元澤迴翔景風如松之茂如
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啟室人諗
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言終
畢儼青蓋兮裈襦驅素虬兮遲遲卽隧路兮徒返望君
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兮億
載將樂石兮無虧樂善錄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
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
鉉潘慎脩輩皆承眷禮至於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
假之故雖陳遠寇讐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
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
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
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
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
故鉉之爲碑但推言厯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
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
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
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後得鉉所撰吳王輓詞三首尤
加歎賞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脩
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

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映泣塗窮土德承
除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
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
江南錄乃佐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
謂錢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江表志
倣也源郡公仲禹岐王仲宣少亾宰相嚴續徐游游簡言湯
悅樞密使嚴續朱鞏陳喬文臣徐鉉徐鉉韓熙載王見
貞張洎龔隸張密湯靜朱鏡喬舜潘佑湯解湯滂郭昭
慶孫舉伍喬孟拱臣高遠高越馮謐李平張紹賈彬田
霖顧葵趙宣輔使相林仁肇王崇文何沐湯悅朱業景
誨黃廷謙嚴續柴克貞皇甫繼貞鄭彥華將帥陳謙陳
德誠孫彥祥李彥沙萬金劉存忠胡則宋克明高彥
林益張榮張遇馬信仁蔡振穆堅譚宗張進勳張仁照
李雄吳翰龔龔慎儀羅延原馬承俊謝彥質謝文節樂
善錄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
女特異於人不可不為擇佳壻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
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弱冠丰
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貳師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
召至一見大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

貴冠于一時未周歲公主忽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怒曰
吾不欲復見劉生其一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
覺觸目
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
如故

京師

儒林公議江南徐鉉歸朝儒筆履素爲中朝士大
夫所重王溥王祐與之交款李至蘇易簡咸師資

之李穆尚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
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
或問其故鉉曰臣國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
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乃徒行
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
撰江南錄末乃云天命歸於有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
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誅鉉深
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鉉居江南以名
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
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
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

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

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

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

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馬令南唐書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

後主命朱令贇盡括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仕皇朝與湯悅同奉敕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東都事畧鉉等至京師見太祖言曰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事陛下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等既還煜復遣入奏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以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太祖怒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是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鉉惶恐而退

又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

吳爲祕書郎又事南唐爲知制誥與宋齊邱不協坐洩
機事貶泰州司戶召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
南征李景徙饒州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侍郎通知中書省事愿尚
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王師
圍金陵煜遣朝京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太祖以禮遣
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
能死臣之罪也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爲太子率更令太
平興國初置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爲左散騎
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不養母姑
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鉉坐貶靜難行軍司馬
道安亦坐告姦不實抵罪鉉初至京師見披毛褐者輒
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冷氣至腹而卒年七十六
鉉恬淡無矯僞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
必如其請李穆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錯文章歎曰二
陸不能及也錯仕江南爲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
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
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至道二年復
左散騎常侍無子步里客談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
李煜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趙普屢言擇館伴鉉

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往來鉉反復問之
其人聲語言不識丁而已鉉無如之何也程史國初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學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
者也會脩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
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藉其選請於藝祖玉音曰
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瑤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
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
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由薄弗獲
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
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旣無與之
醕復者亦倦且默矣余按當時陶寶諸名儒端委在朝
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
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徵包茅
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
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耶大哉聖意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
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爲昆弟余嘉定辛未
在故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攷
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
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後山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
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
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
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
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卧田間
覺而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
鉉大驚殿上稱壽王壺清話徐常侍得罪竄邠平日
嘗走書託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僕必死于邠君有
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轉海歸葬故國侍先子于泉下
卽故人厚恩也未幾果遣訃來告順感其預託創巨舟
齋厚費親信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
東海大帝祠帳殿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鉉先謁之稱江南放叟徐鉉湘素聞其名悚敬迎拜冠
服嚴偉笑談高逸曰僕得罪於邠幸免囚置放歸故里
艤舟邑下因得拜謁仍有少懇拜間迨晚再謁語訖失
之湘大駭未久津吏申有徐常侍靈柩船到岸湘大感
動亟往舟撫其孤曰先公有真容否曰有遂張之於津
亭果適之來謁者湘設席感動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
果至曰適蒙厚饗多謝實己之幸蓋少事不得已須至
拜叩僕在江南爲學士日一里舊齋一寶帶託僕投執

政變一巨獄僕時頗有勢酸執政不敢違然事不在法以賊名星身恐旅觀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禱之帝必無難相感其誠告爲之潔沐過已事齋心冥禱訖令解綽過廟恬然無纖闕之驚薄暮果再至飾小懷刺爲謝其刺題曰鉉專謝別東坡索君資者含喜再拜歎然而去洎再開其刺旋爲灰飛湘頗懷東坡之疑後果爲左諫議大夫談淵江南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無罪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答曰既是父子安得兩處吃飯鉉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雋矣事文類聚後集聖宋援遺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得非售直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

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

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假竊期于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

淮詔怪其區區攬攬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

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歟原注據

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

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

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

獻淮南諸州畫江爲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南唐

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繆而九國志紀年通譜之

類但以悅書爲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于景滅閩

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于三年亦差一年已見閩世

家注或疑景立踰年而改元則滅閩國當爲三年周取

淮南當爲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錄誤于景立之年改元

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閩人

殺王延義當晉開運元年周師始伐南唐當顯德二年

據景以初立之年卽改元則開運元年爲保大二

德二年爲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延義被殺于二年

周師始伐于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誤而悅等

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一年爾昇自晉天福二年建

國至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九年退朝錄江南
有國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玉壺清話李
彥真爲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聲譽日益後移壽春惟
務聚歛不知紀極列肆百業盡收其利古安豐塘溉田
萬頃壽陽賴之彥真訐濬濠爲名決塘以漲濠濠滿塘
竭遂不復築民田皆涸無以供與賦盡賣之而去彥真
選上腴賤價以市之買足再壅塘以蓄水歲積巨億一
旦酷暑彥真曉涼坐安輿行田震震暴起黑霧入輿卷
彥真入杳冥中食頃擲下爛碎於地俄又飛火環其金
帑庾廩庫淨無孑遺被焚者十餘人大爲兼併之戒名
主督縣令取版籍招舊主復還之以警天鑒後子孫亦
以禍敗又唐祚告絕江南始有國廣陵楊氏當天
戊寅間江淮無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創後
於李氏方能漸舉唐室憲章命尙書陳濬濬專脩吳史十
成而濬沒建隆乾德間史官高遠著吳錄二十卷未
本朝之史會遠遽卒史館之內遠將病其藁悉焚之
江南始末多或漏落猶於餘書雜著間有載其事者
文獻通考江南錄十卷晁氏曰皇朝徐鉉等撰鉉等白
江南歸朝奉詔集李氏時事王介甫嘗謂鉉書至仁
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于春秋箕工

之義爲得也雖然潘佑以直見殺而鉉書佑死以妖
殆與佑爭名且取其善不及佑故匿其忠汚之以罪耳
若然豈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世多以介甫
之言爲然獨劉道原得佑子華所上其父事跡畧與江
南錄所書同乃知鉉等非欺誣也陳氏曰徐鉉湯悅撰
二人皆唐舊臣故太宗命之撰湯悅卽殷崇義避宣祖
諱并姓改焉又南唐書三十卷陳氏曰陽羨馬令撰
序言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
次今纂先志而成之實宗寧乙酉其書畧備記傳體亦
言徐湯之疎畧云又新脩南唐書十五卷陳氏曰寶
謨閣待制山陰陸游務觀撰采獲諸書頗有史法又
南唐近事二卷晁氏曰皇朝鄭文寶編記李氏三主四
十年間雜事陳氏曰起天福己酉終開寶乙亥然泛記
雜事實小說傳記之流耳又江南別錄四卷晁氏曰
皇朝陳彭年撰僞吳僞唐四主傳也又江表志三卷
晁氏曰鄭文寶撰序言徐鉉湯悅所錄事多遺落無年
可編然前錄固爲畧而猶以年月記事今此書亦止雜
記如事實之類耳近事稱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今稱庚
戌者大中祥符三年又江南野史二十卷晁氏曰皇
朝龍衮撰凡八十四傳又江南餘載二卷陳氏曰不

著姓名序言徐鉉始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
彭年楊億皆有書大概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衮爲
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於楚州其事跡有六家所
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鄭君
者莫知何人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下之下